

没有民，那有国？

徐承恩

<http://rseric.tripod.com/>

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内外全科医学士。经常在香港《时代论坛》发表关于社会政治、社关神学及教会文化的文章。平时为业余神学及政治学研究者，现正修读伦敦大学理学士（政治及国际关系）校外课程。

[繁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简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观看简体 html 檔](#)
[版权声明](#)

基督徒应否爱国？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，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在问。这个问题的意思，本来是在问：「基督徒该否爱中华民族、爱中国人？」然而，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，问题的意思亦变为：「基督徒应否支持中国的建制？」有些人或是出于信仰的立场、或是出于政治的考虑，对这个问题会爽快的答：「是！」

在二零零三年，香港政府企图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一条甚有争议性的法例。某亲建制政党力撑政府的提议，于街道上的宣传横额声言：「没有国，那有家？」该宣传的言下之意，就是国家建制比个人更为重要。然而，究竟国家是为了国民而设，还是国民是为国家而活？

在这里，笔者想起了一位刚成为社会学硕士的姊妹。有一天她对我说，出于怜悯，她不愿再有新移民受苦，因此她支持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。当我再问她政府对抹黑新移民的做法有何看法，她便说世界不是天国，政府在技术上总需要行些必要的恶，没有参与施政的人没有批评的资格¹。

当那姊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笔者看不见基督徒当有的怜悯心肠，只看见一副冷酷的官僚嘴脸。也许这是因为她钻研社会学，深知道社会运作的模式，却不幸地把自己认识的实然当成是应然。她这句话背后的逻辑，就是认为人民当为国家的施政作出牺牲，只当迁就、不应埋怨。

国家是人民设立的工具

然而，这种讲法也默认了人民当为了国家而生活。但这是真理吗？

¹政府也许真的不能避免必要的恶。然而，这不是政府抹黑对手的借口，因为这是不必要的。而即使政府真的行了一些必要的恶(如对他国战争)，政府也当以遗憾及严肃的态度处理，不应像这位姊妹那样视人民迁就政府为理所当然。

认为人民为国家生活的人，总喜爱引用已故美国总统约翰·甘乃迪的名言。甘氏曾劝戒国民：「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作甚么，乃要问你可为国家做甚么。」然而，他们却忘记了甘氏所指的国家是怎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。甘乃迪指的，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是一个民享、民治、民有的国家。（当时的美国是否一个这样的国家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）那么，人民之所以应当为国家效力，是因为国家是为人民的福祉而设立的。

国家及政府的存在并非必然。在未有国家及政府之前，人类早已生活了好一段日子。家庭及小区，存在的时间比国家及政府更早。只是后来人类的数量日益增加，人们才遂渐团结起来。不同的家庭组成了部落，不同的部落组成了民族，一个或多个的部族组成了国家。而为了管理这国家，政府才有成立的需要。从时序来说，国家晚于人民出现、且是为了人类发展的需要而出现。国家及政府皆只是工具，而不应该是人类的终极关怀。

笔者相信人是群体的动物，也反对个人主义及随之而来的自私。然而，当人为所属的群体负责任时，他是为他邻舍的福祉而作。人当爱邻舍，邻舍的福祉却不等于当权者的要求、或是虚无缥缈的国家利益。亦因此，要求人民为国家牺牲是歪理²，要求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才是合理。

君王只是上主的工具

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君王及政权均只是上主的工具。政治权威的存在乃是有其目的，君王只是仆人、只是管家，没有颐指气使的权利。

也许有人会以罗马书十三章为根据，认为基督徒当服从一切的政权。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谬论，主张国民当为国君而活。这些道理之所以出现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误解了「顺服政权」的意思³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圣经其他的教导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他们似乎连罗马书十三章也看得不够仔细。信徒之所以要顺服政权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段经文说明神授权政权赏善罚恶，亦因而信徒当顺服政权。也就是说，信徒顺服政权是因为政权要履行职责，而不是因为政权本身具有无上的权威。当一些人以罗马书十三章将暴政合理化，他其实是在歪曲圣经，好像一些人曲解甘乃迪那篇演说一样。

在申命记十七章，记载了上主对君王颁布的律法。上主禁止君王扩充兵力、积聚财富及拥有太多妃嫔。合乎上主心意的君王不是以自己为法律，而是应执行上主的律法。君王也不可以骄傲，视自己高于其他国民。而箴言三十一章中利慕伊勒王母亲的训言，则强调君王对弱势社群的责任。与当时的政治风气相比，圣经的信息是独特的。圣经比当时的论述更强调君王对弱者的责任，

²除非我们可以提出证据，证明为了邻舍我们需要为国牺牲。例如在日本人入侵中国，残害中国同胞的时候，中国人当为国家奋起抗战。

³顺服乃是出于自愿，其字义并无屈从权力的意思。参拙作〈顺服还是抗命？〉，《时代论坛》，第 768 期，2002 年 5 月 19 日

却不像当时的论述那样教导君王如何保有权力⁴。在上主的眼中，政权只是执行上主公义的工具，上主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及人民的福祉而给予政权权力的。国家是为了上主及人民而存在，人民则是为上主而活、而不是为政权而活。

当政权多行不义，信徒应当疾呼：「顺从神不顺从人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」圣经的启示录就记载了信徒如何响应一个暴虐的政权。我们知道，启示录中的信徒们没有服从，甚至有人因此而殉道⁵。政权的权力，乃建基于它对上主及人民的责任。一个拒绝公义、轻视民意的政权，没有要求人民服从的权利。

总结

国家不是上帝，它不应是人民的终极关怀。国家政权的功用，乃在于赏善罚恶及保护弱小。国家政权对上主及人民皆有重大的责任，而它的权力只是为履行此等责任而设。当权者不应该肆意扩充自己的权力，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。

上主的荣耀、个人的自由人权以及群体中的相亲相爱，这一切都比国家及政权都来得重要。国家政权是为这些而建立的，人民却非为国家政权而活。要是一个国家的政权轻视真理、侵害人民的权利、分化社群的关系，「没有国，那有家」只会是一句讽刺的空话。

基督教在线中文资源中心(OCCR)版权所有©2003

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。

读者可免费 download 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，唯必须全文下载，包括本版权声明，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。

本文网址 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037.htm

OCCR 网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>

[繁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简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观看简体 html 档](#)

⁴ Richard Bauckham 着，廖惠堂译，《政治中的圣经》(香港：基道，2001)，页 64-65

⁵ 龚立人，〈我们还有明天—受压迫者的福音〉，邓绍光篇，《认知解读启示录》(香港：基道，2002)，页 114-117